

营山

文史資料選集



政协四川省营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仪陇县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
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玉书

副主任委员：李英才 何作霖

秘书：彭良政

委员：陈良文 李扬列 张定良 彭德秀 肖向成
张朝兴 邱福德 杨大钊

《仪陇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编审人员

审稿：吴玉书

编辑：李英才 彭良政 杨会理 刘刚

封面设计：李蛟蛟



目 录

营山教案.....	(1)
辛亥革命时期营山的两支同志军.....	(3)
辛亥革命后营山的一场“剪辫子”事件.....	(6)
冯玉祥在营山一次剿匪.....	(9)
颜德基、石清扬在营山的一场混战.....	(12)
颜德基与胡占鳌一次斗争.....	(16)
防区制时期胡占鳌在营山的暴行.....	(19)
四川一、二军在营山丰安铺之战侧记.....	(25)
大革命时期营山农民运动简介.....	(28)
记 1 9 2 6 年春杨伯愷回营山.....	(33)
营山第一条公路和第一辆汽车.....	(39)
营山最早一家机器织布厂——吉祥布厂.....	(41)
红军两次到营山概述.....	(43)
红军攻打黄牛坪.....	(51)
别动队在营山的一些罪恶活动.....	(53)
王静伏诛记.....	(58)
我所知道的营山县长邓虎章.....	(62)

土匪血洗老林场·····	(64)
丙子、丁丑年营山大旱情况·····	(66)
“扇子队”两次攻城纪实·····	(68)
营山的“十人团”——兴业社·····	(73)
1946年营山县中、小学教师的一场索薪斗争·····	(80)
营山竞选国大代表之争·····	(85)
从云凤书院到营师附小·····	(89)
晋康图书馆史略·····	(93)
营山县私立晋德中学简介·····	(101)
营山雪莱书店简介·····	(110)
营山天主教简史·····	(114)
营山县城旧建筑及变迁·····	(120)
解放前营山宗祠概况·····	(128)
营山“袍哥”活动概况·····	(132)
解放前营山赌博概况·····	(137)
解放前营山的“青帮”·····	(140)
解放前营山县城的茶馆·····	(144)

龚家干货铺·····	(152)
小桥牛市·····	(161)
莒山工商界在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	(166)
建国初期的莒山川剧团·····	(168)
翻身饺子·····	(172)
周家湾公共食堂·····	(174)
莒山的土圆仓·····	(177)
“文革”中的教员砖瓦厂·····	(179)
杨言三传略·····	(183)
忆学长余厚生·····	(188)
水稻专家管相桓先生·····	(191)
邓锡侯轶事·····	(201)
民主人士罗成松·····	(204)
方志熙同志生平述略·····	(207)
莒山油炸豆腐·····	(219)
莒山板鸭·····	(221)

营山教案

袁孝培提供资料 文史组核实整理

清同治八年（1869年）外国传教士在县城西街修了天主教堂，大肆发展教徒，良莠不分，不少痞棍歹徒也参加教会，形成一股“洋势力”。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连年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外国传教士享有特权，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友更高人一等，他们恃势欺压乡邻，而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人的压力，不法教徒为非作歹，官吏不敢秉公直断，任其逍遥法外，因此民众对外国传教士和不法教徒的强烈愤懑，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每年端午节，营山县城民众，素有去北门城楼“打李子”的风俗（注）。光绪元年（1875年）群众正在城楼上打李子，适逢一外国人路过北门桥，民众见是传教士，便一阵李子打去，以泄宿怨。他不知究竟，懵里懵懂地挨了几下，认为受了侮辱，有损洋气，便破口大闹大骂，民众更不松手的乱打，传教士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民众便一路追打到天主堂。

此时正值县城岁考散场，应试童生前往教堂围观，教堂的“看司”出来阻止，激怒童生，便和追打传教士的群众一起，冲进天主堂赶跑了外国人，打烂神像，捣毁了门窗，酿成“营山教案”，县令闻讯立即赶来制止才告平息。教堂“司铎”彭若汉不肯善罢干休，向县府指控郑朝栋等是事件的预谋人，并提供了人证。营山县令翁道钧立即传讯有关人

员，经过再三审讯，均称郑朝栋本人当时并未在场，县令无法了结，成了悬而不决的案件。然而事关重大，于是立即将详情呈报四川省总督丁葆楨，经总督府上报清王朝。隔了两年，清庭责令营山县赔银二万八千两才了结此案。

（注）“打李子”

相传早年营山有一位爱民如子的县令，清政悯民，扶正嫉奸，为民称颂。时逢县境连年天旱，累遭瘟疫，田土龟裂，哀鸿遍野，北门河都干涸了，整个县城只有一眼自生水井可汲滴救命！县令苦思冥想也一筹莫展。一日入夜就寝，忽见一穿着七品朝服，头戴乌纱，脚穿朝靴，手拿惊堂木告谕：“救命的井已被妖孽投毒，饮者必死，唯一的办法只可用李子解救。”惊堂木向他头上轻轻一击，惊醒后才是一梦。他立即朝服冠靴奔井，拉开即将饮水者而自先尝一口，果然顿时脸青肢黑，话毕而死！后人为纪念他的功德，积捐银谷就地修起了一座瘟祖庙（今五四厂所在地），并于五月五日为他殉身的那天上午，塑造一尊头戴乌纱，身着朝服，脚穿靴子青脸黑手的偶像，供抬游行。下午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咸集在北门城楼用李子相互赠送，更把李子视为一种吉祥物相互抛打。人们也各有寄托，有望家庭和睦的，有望五谷丰收的，有望生意兴隆的、有望却病延年的……特别一些想望生个胖小子，想有一个美满姻缘的年轻妇女和姑娘们，更是收拾打扮，故意在城楼下过来过去招惹投福抛祥，有些恶作剧的人有意把李子、杏子捏烂打在她们身上也觉得幸福，恋恋不肯散去，因此形成了一年一度五月五日打李子的风俗。

辛亥革命时期营山的两支同志军

方志熙 廖次达口述 郭受祺撰写

1911年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我省最突出的事件。这场运动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在四川为川汉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开端，发展成为全川范围的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统治者的武装起义。四川保路同志会会员曾省斋等统率同志军于辛亥年农历九月十八日攻克广安县，满清官吏除部分逃走外，其余投降。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911年11月21日）在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召开全民代表大会，推举吴从周（曾省斋化名）为都督，张观风副之。军政府派同志会会员曾兴传为统领，率同志军千余人，向营山县进攻，因得同志会会员方稚厚（我县有名的仁字号袍哥舵把子）等人的武装响应，清政府知县桂宝逃跑，同志军顺利地占领了营山县城。他们随即在营山悬旗募兵，扩充军队。哥老会各堂口哥弟也大力支持、踊跃应募。短期内即招了近千名青壮年入伍，由方稚厚统领。这些士兵，虽经整编和短暂操练，但缺乏严格的正规教育，普遍都带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并保存着一些流氓气息，纪律不好，战斗力不强。约两月后，蜀北军政府命令曾兴传统领部队进攻蓬安，以巩固广安；命令方稚厚统领新招募的同志军进攻巴中及通、南江，打通川、陕、鄂通道，以便与省外反清力量联合。

当时全川各地反清烈火正熊熊燃烧起来，成都、叙府等

地也纷纷起义。清政府慌忙从汉中、广元方面抽调参将一员，率领装备精良的一千名清军，星夜驰援，并指挥各地方团队，先在巴中一带布防设伏。

曾兴传统领的一千余人由背山挥戈西向，进攻蓬安。曾军士气旺盛，认为一鼓可下，顺庆等地自能传檄而定。当时蓬安兵力不足，危在旦夕。该县知县闻风后，连夜邀请伍、兰、沈、龚等几大族绅，紧急商讨，决定来个假投降。城内城外暗地设下埋伏，大开四门，恭请义军入城，又大摆酒席，隆重犒军。在饮酒正酣、喧声四溢的时候，突然，城门紧闭，伏兵四起，喊杀震天，枪弹横飞，刀矛并举。这时卸甲畅饮而毫无准备的曾兴传全体官兵，横遭惨杀，只有极少部分冲出城来，又遇伏兵拦截，城内及河滩一带尸横遍地。这支义军便覆没于假投降的杯酒诡计之中。我县廖有章（县人廖次达的三哥）就应募在曾部吃粮当兵。曾部新兵每月领饷银二元八角，老兵三元六角。入伍仅三月，廖便随军攻打蓬安被俘。在这次战斗中，蓬安对被俘的营山籍新兵予以释放，廖有章因此得以生还。当时有首歌谣：“三元六，二元八，去到蓬安把鞑虏杀。”就是说的这件事情。

方稚厚奉军政府命令后，深感自己威望不足，于是亲自到同志会员、族人方心诚家（县人方志熙的祖父），请他出任义军统领，自己愿当先行。方心诚当时年届古稀，力不从心，推谢不就，仍由方稚厚担任统领。为了表示支持义举和鼓励士气，特赠纹银二百两以作军饷。当时新募的同志军除有少数火药枪、鸟枪外，均是马刀、长矛、梭标。每人头上包扎青帕并吊约五寸许一节在脑后，以示威武兼作标帜。队伍整编后，即于出发前一日的晚上，在县城举行火炬游行。全

城火光烛天万人空巷，争看义军雄姿，共祝健儿消灭魑虏，光复河山。

方部前进到距巴中县城五十里许即遇埋伏，正面又受到清正规军的攻打，同志军拼命鏖战，无奈众寡悬殊，难胜强敌！正当形势万分危急之际，传来曾兴传义军在蓬安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军心涣散，斗志全消，纷纷溃逃，败阵下来。剩下残部数百名，仓惶退至兰草渡时，再遭团队伏击。一场混战，尸横草地，血染黄土。方稚厚本人幸得身免，和少数士兵回到营山。

蜀北军政府在营山的两支起义军虽然失败，却唤起了全川儿女的觉醒。彭县、叙永、泸州、江安、隆昌等县先后发难，接着江油起义，嘉定起义，革命终于在四川获得了胜利。

辛亥革命后营山的一场“剪辫子”事件

侯康彰供稿 文史组整理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下达了“薙发令”，薙发就是男子剃光额上发际下面一转的头发，只留顶上一团，形如马桶盖，然后将发编织成辫，再接上黑色丝线须子，下垂背后，这是满人的传统发式。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违抗者处死刑，从此以后，全国男子一律变成满族服式，每个人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满清皇帝为了消灭民族反抗意识，巩固统治的手段，也是民族奴役的象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几千年的帝制，结束了清贵族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压迫。民国建立后，政府颁发了“剪发令”，规定一律剪掉辫子，通令全国各地执行，而地处川北僻壤的营山，却很少风闻，积习未改。就连赫赫有名的王殿宾（清代举人云凤书院山长），光复时也有此豚尾。民国二年夏天，四川省当局派杜步云委员率身背洋枪的士兵一排人，来川北道督办剪发。他到营山后，在当时的共和党党部内设办公处（在县城西门口百货公司处）。布置就绪，召集一次会议，待全城士绅、举人、秀才等人到齐后，随即鸣枪开会，接着杜委员宣布政府新令：自即日起执行“剪发令”，首先从到会人员开始。这时到会人员惊惶失措，妄想逃避漏网。可是士兵们早已警卫森严，大门紧闭。在一遍怨声、哭声、闹声中，一个个都无可奈何地被剪下辫子，无一幸免。剪完以后，经过检查才开门放行。举人、秀才、士绅们垂头

丧气，抱头掩面，狼狈回家，士兵们随即整队上街，全面展开剪发。这时群众既未经过宣传，不明剪发意义，又慑于士兵的威势，整个营山人心惶惑，满城风雨！

当时营山的望族中，有个贡生罗芹斋，是最有声誉的一个人。他是书香世家，又兼习武术，可是胆大妄为，横行乡里，并酷爱《易经》，迷信卜、筮，当时人称三蛮王，对他既恨又怕。这次杜委员通知开会，他为预测吉凶，照例占卜，得一凶课，便在福星桥畔自己家中闭门不出，希望躲脱灾难，未去参加会议，事属巧合，正当剪辫子闹得满城乱轰轰的时候，偏偏有人为他叔父罗松生剪了辫子，受了侮辱，登门请他去找杜委员评理。罗芹斋勃然大怒说“岂有此理？这真是违背圣训！”他怒气冲冲邀集了已被剪发和尚未被剪发的人们进城找杜委员。恰好走在正东街甘家门口（今印刷厂），正遇杜委员走来，他指着杜委员鼻梁开口就骂：

“你娃娃没读圣训吗？《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尔辈敢违背圣训，实属千古罪人！”说罢，便对杜左右开弓，大打耳光，当时围观的人不少，有惊讶声，怒吼声，有的说打得好，有的说惹了大祸了，满街乱糟糟的。正在这个时候，士兵们闻讯赶来，当场逮捕了罗芹斋，驱散了群众。杜委员立即将罗的罪行报省。数日后，川北道转来了省方回文，判为“就地大劈”，罗芹斋在牢里得知死刑的消息，又卜了一卦，并对看守他的人员说：“明天是晴天，三老子不得死，一定有救；如果是落雨，就没得命了！”第二天，将他绑赴刑场时，还是大晴天，但盛夏天气，晴雨无常，快到行刑时，骤然乌云四起，大雨倾盆。这时罗芹斋仰天长叹一声：“三老子完了！”平时群众虽不满

罗芹斋为人专横，但也有人对他因为反对剪辫子打了杜委员而遭杀身之祸，又有一点惋惜之意，说：“杀了罗芹斋，上天也下泪。”

以上传说，夹杂了些迷信神话，那是荒唐不可信的，但民国二年剪辫子，杀罗三蛮王，这在营山确是一个历史事实，老一辈人都是记忆犹新的。

冯玉祥在营山的一次剿匪

方志熙 张国治 吴训诂口述 文史组整理

民国初年在川北有两个势力最强、号召力最大的巨匪头目，一个名赖桂三，一个名郑绰然（人称郑老大王），其中以赖桂三最为著称。

赖桂三原籍合川县，因为他所控制的“棚子”（土匪队伍）被官军击溃暴露目标后才潜居营山小桥，力量一天比一天大，名声也一天比一天响，在川北和川东数十县没有一个土匪头目不听他的指挥，不要说四川，就是陕西、湖北一带，只要赖桂三一张名片，在浑水袍哥中都是吃得开的。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一说赖桂三的威风：民国三年（1914年），盘踞在广安、岳池一带的土匪头目刘月修，手下掌握一千多支枪，一次刘月修的匪队伍要借道营山去三汇峡，事先刘就派人请求赖大哥（赖本是浑水袍哥中的大爷，有人也称为赖五爷）借道。消息传到城里，大小商号都纷纷转移贵重商品，以防抢劫。一天清晨，刘的先遣人员取道龙王寨向小桥进发。赖得知此事颇为震怒，立即披衣起床，拄着长叶子烟杆，亲赴场口龙马庙沟，警告刘的“棚子”说：“我住小桥，不准经过我的街上”，刘也就乖乖地绕道静边去三汇峡了；民国四年（1915年）初，广安的巨匪头目郑绰然（郑启和的父亲）的匪“棚子”住在营山边境双河场（经赖的许可）。郑的“红旗管五”苗万和，与本地一个巨匪头目陈兆祥的“红旗管五”官青山，为争夺一个女人，发生冲

突，得不到解决，告到赖桂三手下。于是，赖就摆香堂“传堂”（邀请各路匪首议事），查明结果，是官青山端了苗万的甑子（野女人）。赖下令将官青山拉在小桥河坝里“传”了（处死）。本来，官青山去时就带了几十条枪准备保护自己，但慑于赖的威势，官的兄弟伙动都不敢动。赖桂三力量之大可见一般，但是，赖桂三和郑绰然在民国四年下年却碰上了冯玉祥，赖遭到枪毙，郑被砍了脑袋。

民国四年，袁世凯命旅长冯玉祥驻扎陕西汉中，与袁世凯的亲信四川都督陈宦（陈二庵）互相呼应，监视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那时川、滇、黔的革命党人已有行动，袁世凯命冯玉祥到川北与在川西的陈二庵相配合，向川南进行包围。冯玉祥进四川还有一个清剿土匪的任务。1915年上一年，冯玉祥到广元后，已探知营山的赖桂三和广安的郑绰然是川北巨匪头子，冯的北洋军队是经巴中、江口（今平昌）仪陇开往营山的。当时郑绰然的匪“棚子”正驻仪、营边境的双河场，对周围各县大肆抢劫，猖狂至极。郑绰然听说冯玉祥的正规大队伍来了，就命他儿子郑启和带领匪队伍往三汇峡“避豪”去了，只有郑绰然一人仍留在双河场未走。为什么？因郑在双河场裹了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姓邵的女人，老大王迷恋女色，不想离开。他认为只要“棚子”拖走了，个人行动秘密一点就莫来头。当冯玉祥大队伍到了双河场之后，四处抓捕郑绰然，风声很紧，郑才急忙逃到石河场（现在营山明德乡）大绅粮陈子元家躲藏起来。双河场有个卸任的团总叫熊正恩，郑绰然曾带了他的过，对郑非常痛恨，熊向冯玉祥密报了郑的住处。冯派队伍直去石河场把陈子元的房子围住，将郑绰然搜了出来押赴双河场，关到冯的旅部

里，这是1915年阴历八月的事。

小桥的赖桂三，当然知道冯玉祥的厉害，也知道老大王郑綽然被抓的消息。赖心想：一来自己隐蔽得好，二来没有带营山人的过，三来，即或出了什么事，营山的面子人也会站出来说话，所以他就登起不走。殊不知冯玉祥十月份就派去便衣武装将赖桂三逮捕，接着大队伍就到了小桥，赖桂三被抓的消息刚一传出，营山的大小绅粮殷实商号和普通老百姓，都纷纷联名具保，请求释放。冯当时接到的保状竟有六百余份，人名多达几千人。冯见到这种情况，也感到很惊异，于是冯玉祥放出话说：“那好，送赖回家去吧”。当赖从县城坐着轿子行经骆市、小桥间的五里牌时，就被拉下轿来枪毙了。事后，冯玉祥召集城区士绅和各界负责人士讲话。首先说明赖桂三长期潜伏营山，指挥附近州、县土匪蹂躏各地百姓的罪恶事实，并列举匪首刘月修绕道、官青山被杀这两件事来证明赖桂三在匪队伍中魔力之大。他还着重指出赖在营山境内虽然没有暴露匪性，但在其它各县甚至外省杀人、放火、抢劫、绑票，什么都干，民众受害极为严重，而这些事都是赖桂三幕后操纵的。此人除，民众就没有好日子过。冯玉祥在结束讲话时，还特别用“无林鸟不栖”这一譬语，要大家认识赖的本来面目。处决了赖桂三不久，就将在押的老大王郑綽然绑赴北门大操坝砍了头，将尸体示众三天。然后又将与土匪串通一气的一些袍哥大爷捉起来，在肚皮内灌水，用杆筒做刑具，只杆得这伙人上清水长流，下粪尿直滴，冯玉祥在营山境内共住了约三、四个月，后经南充到川南去了。

颜德基、石清扬在营山的一场混战

文史组

（一）混战的起因

1919年（民国八年），营山是靖国军暂编第七师师长颜德基的防区（师部住达县）。颜只派有赵巨川营长一个营驻守营山，营部住东街经费局（今长虹照相馆内），营部有一连人把守；其他两个连，一住龙母宫（现在的县人民银行内），一住濂溪祠（今看守所）。

蓬溪、南充、蓬安等县是川、滇、黔靖国联军石清扬旅长的防区（石受滇军唐继尧的节制）。石部队军帽上沿一道红色边子，老百姓把这支军队称为“红边边”。营山、蓬安两县边境相连，相隔只有六十华里，石清扬早有兼并营山作为自己防地的野心，而颜部赵营长并不知道有这种危险，也未作任何准备。

（二）混战的经过

1919年旧历腊月二十八日这天，是营山县城一年最后一个赶场天，老百姓和军队都在准备过春节，街上人山人海，拥挤异常。这天下午，颜部赵营的士兵放假外出，赵营长本人在小东街李春浓家团年，毫无任何戒备，石清扬掌握了这个时机，以一团人的兵力，从营、蓬边境直逼营山县城，他们为了不暴露目标，事先用灰布将军帽上的红色边子遮住，石的部队直达西门城边，赵营守城的士兵才发觉。当守城士兵被缴了械，城门被接管了才知道是石清扬的部队打来